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其一 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兵興以來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

以家息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徵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稱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勅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除從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

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　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

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憲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

巽前後勾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

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入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

府積有蓄財之人

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戶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實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

羨餘二字穩不可動

詔悉免之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鎭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上疏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貸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于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盧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克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惟天時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

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于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杜佑平準論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恍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天子前席而見之、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

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亦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腸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内尤爲桀横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戶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决備員而巳四十年間覆族者五僉人賈害豈天道歟柳芳食貨論焉詩曰曰天下將敗則必先生奸人以鑿天下之財財猶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斃然古之言利猶出士旅者 出市井匹夫而堂

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一疏上，百室空矣，岸綫下。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燮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爲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羸，乘上之意，集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

張空簿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帝藏之財塡廬山之谿今貨入權門甚于是矣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恐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爲之悲慟哉 李德裕食貨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廻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衰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顯子孫安樂若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恭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況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服之者如用鈇鉞于糞土施桎梏于朽株無害于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晉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于錢神漢台不慚于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擯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者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好人之譽終身不

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嘆
而已。論貨殖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
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
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
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
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拔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遐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昣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爲

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徼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會吏歲終獻羨餘萬計唐主曰出納有數苟

非掊民刻軰安得羡餘邪晉李叙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税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太宗賜三司錢百萬募吏

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謂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　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著判

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益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陳恕罷以寇準爲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窮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

爲精察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儲
金銀錢帛軍備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著會
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仁
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
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
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講求
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
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
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
謂之三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

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賤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

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諸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榷茶之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遁匿著作佐郎何昺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

羨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䟽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

請除前令、帝不聽

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爲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擬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降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澤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閒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裁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靡費一同亦望陛

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　自復榷鹽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既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皆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

貫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商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　復榷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諸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韓琦論其冗瑣安石臨川人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

群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於是上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閣者莫不喜悅王安石辯言謗

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遠觀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

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貸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

聞此被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

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闕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瘡痍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弊之大。

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

張方平論國計策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晝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徒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

借通融措置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

幾可理矣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論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詠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出至殿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呂蕩論錢穀空歸二疏

稍盱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一夫 一女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堯禹湯蓄積在何處不可不思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漢賈誼論積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漢游食之民可歸農夫古未盡也今難矣夫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漢賈與今殊流抑之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今富賈矣

[illegible][illegible]爲救荒備邊之[illegible]有出贖不若

惡乎近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
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亦不是又斷斜封墨敕之禍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論貴粟
宣帝時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
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皆築
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游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

倉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爲法

唐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庸用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曰於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

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德宗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

稱之

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常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

取于人以佚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就內和糴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

而運彼所忌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三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

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陲賴上

唐將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三司轉運不得支撥以氏及貧遺

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宋眞宗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唐明皇踐祚之初躬履儉德逮乎末年內縱奢樂權臣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厥後韋皐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由祈恩寵至於裴肅竊賈鬻之利以邀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往歲軍須不充討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徐常侍平餘疏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

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疎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二百石以
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
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
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
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
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
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

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喪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兆舟於河歸糴於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越饑句踐懼四

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若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于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下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

此救荒所忌者之亂

請罷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吳破　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

賑給疏奏議等遂不行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
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及採訪
使給訖奏聞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
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
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
徇謟諛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
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　憲宗以久旱欲降
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
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

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既而絳表賀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

問文秉撫
吳頌師劉
宣盧坦

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時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植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土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

飢民可兵

以此思之居官可謂者多矣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
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
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
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
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
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
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採捕或計口支散
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
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
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轉有失損遂日用上項條件施

行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有司建言請發倉廪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令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畆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

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

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乎、曾鞏救災議

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次者甚衆、部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欲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補

漕運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 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illegible]獲穀

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有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賢臣用心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代宗時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

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日中次之不使留宿 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

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 元世宗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佰 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

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䚟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瑄二人共掌之、 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

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

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癈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言非貪賈也

言子亦用明師先容矣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
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
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
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
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
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
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
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
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

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

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彫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
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
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
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
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
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
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
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羮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

今皆不然

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

飾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
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
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
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
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

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㼚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

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

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卬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卬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

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
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
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
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
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
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
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

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
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